

Dragon Vein
中国铁道出版社



龙脉

印小然
著

一座封尘千年的地下迷城
正在开启

90后 / 东方玄幻
小魔女作家 / 首度揭秘神奇世界

沉寂四年作品 震撼问世



龙 脉

印小然 著

中国铁道出版社

2016年·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在贵州龙岭的山崖间，一场跨越千年的守护和争斗依然在继续离奇的时空。在这里，拥有着三个世代相互缠绕的部族村落相生相杀、拼死抢夺和守护的旷世珍奇。一群年轻人一路被追杀、被安排，最终一步一步解开谜底，得到了令无数人垂涎欲滴的宝贝。

龙脉下的地心迷城，有着怎样的千古传奇呢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龙脉/印小然著. —北京:中国铁道出版社, 2016. 5

ISBN 978-7-113-21585-9

I. ①龙… II. ①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46050 号

书 名: 龙 脉
作 者: 印小然 著

策 划: 周长青

责任编辑: 石建英 编辑部电话: 010-64549510

封面设计: 崔 欣

责任校对: 孙 玫

责任印制: 郭向伟

出版发行: 中国铁道出版社(100054,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 8 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tdpress.com>

印 刷: 北京鑫正大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9 mm×1 194 mm 1/32 印张: 9 字数: 250 千

书 号: ISBN 978-7-113-21585-9

定 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,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(010)51873174(发行部)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: 市电(010)51873659, 路电(021)73659, 传真(010)63549480

目 录

1	神秘梦境	1
2	古盒之谜	10
3	龙脉古图	20
4	雷公山	28
5	阴阳村(一)	35
6	阴阳村(二)	53
7	龙眼洞	66
8	险洞环生	76
9	险脱豹口	90
10	跳蛛出世	99
11	岩蛛娇胎	110
12	游龙铁城	120
13	连环洞	126
14	宴嫖关	136
15	红甲蜈蚣	143
16	满 骅 尊	151
17	月 境	161
18	连 风 洞	168
19	悬 丝 桥	174
20	尸 毒	181
21	惊 醒	188
22	万赦宝盒	195
23	莫白教授	200

24	红尾臧虫	208
25	龙凤天门	220
26	泛海城池	226
27	帝妃之后	232
28	地心迷城	241
29	恩怨情仇	248
30	天 旗	255
31	揭 秘	264
32	阴谋终结	274

1 神秘梦境

夜色正浓，惨淡的月光透过窗帘的间隙洒落在卧室里，犹如披上了一层灰蒙蒙的惨白外衣，原本普通的房间，此刻竟显得有些森冷与诡异。一名年轻的男子正陷入熟睡当中，胸膛随着呼吸轻轻起伏着。偶尔有风吹过，卷起窗帘的一角，月光照在男子的脸上，棱角清晰，细腻的绒毛清晰可见，只是他的眉额却微微皱起，脸色显得有些苍白。

他似乎正陷入异常恐怖的噩梦当中，浓眉深锁，原本平稳的呼吸陡然间变得急促起来，眼珠在紧闭的眼皮下急促地打着转，额头上的青筋根根暴起，双手更是无意识地紧紧攥住被子，用力之深，以致连手指关节处都泛着青白。而他俊朗的脸庞更是变得惨白无比，散发着源自灵魂深处的无助与惊惧，好像整个人都陷入了如浓墨般黑暗的泥潭之中，越是挣扎就越陷越深。终于，一阵剧烈的喘息过后，男子犹如从地狱中逃脱一般，眼睛“簌”地一下睁开，惊坐而起，大口喘着粗气，大滴大滴的汗珠也从额头上滑落。

他抬起头来，惊恐不安地扫过房间里的每个角落，似乎是尚未从噩梦中醒来，甚至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回到了人间还是仍然身处梦境之中。半晌，入目的熟悉景象总算让他惊慌的眼神恢复了几许神采，他松开紧攥着的被子，才发觉冷汗早已经润湿了衣衫，浑

身上下被一股阴冷包围着。

许久过后，艾天旗的心跳终于逐渐回归平稳，他活动了一下因极度紧张而略显僵硬的身体，扯过一件夹克外衣披上，双手支撑床沿，呆坐在那里。然而身体并没有因为包裹在外套里而感到一丝温暖，这个真实到可怕的梦境仿佛要把自己拉入无底的深渊。即便是此刻，梦境里那刺骨的阴寒仿佛仍未散去，一点点地蔓延过全身，浸入他健康的小麦色皮肤中，渗透进他的骨髓里，抽离不去。

有那么一瞬间，艾天旗甚至怀疑自己究竟是否还活着，那些每一个细节都无比清晰的诡异梦境，犹如真实发生过一般，一幕幕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自己眼前。

这些情景，真的只是一场噩梦吗？

天旗定了定神，起身来到桌前，扭亮台灯，给自己倒了一杯水。

冰凉的水流从喉咙滑过，落入腹中，带来一股清凉，让他沉浸在噩梦中无法自拔的神思稍微清醒了一些。

不经意间，目光落在平摊在桌面的一本笔记上，他顿时周身如坠冰窖，握着杯子的手就这么定格在半空中，难掩的悲伤涌上心头。

纸张早已泛黄，页角更是布满了细细的裂纹，犹如迟暮的老人，饱经岁月的风霜，早已变得脆弱而力衰。轻轻翻过一页，每一张纸上都沉积着历史的沧桑。

这笔记本正是姨妈的遗物，它的存在毫不留情地提示着这个失神的男人：姨妈是真的不在了，就在这栋房子里，就在自己的眼前，姨妈神情诡异，身体扭曲地倒在地上，浑身都是……

想到这里，口中突然泛起一阵难以形容的苦涩，艾天旗一扬手，将杯中的水大口咽下，不愿再面对这段此生都无法接受的回忆。

前几天的中午，天旗入围了为期三个月的纪录片大赛的总决赛，他兴高采烈地冲回家打算和家人分享这个好消息，但在打开门

的瞬间，他却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。

姨妈，浑身古怪的肿胀着，倒在地上一动不动，一根根黑紫色的血管怒张着、仿佛随时都会冲破皮肤的束缚迸射出来，黑血从身体各个地方渗出，一股浓烈的恶臭扑面而来。

她的眼珠子更是暴涨得仿佛都要从眼眶中挤出来似的，就这么直勾勾地对着天旗的视线，像是在诉说着她死前的绝望和痛苦。

如果不是尸体身上穿的衣服正是姨妈平日里最喜爱的那套，天旗甚至没法认出这个胀得像被水泡过几天的尸体，就是从小朝夕相处、亲若生母的姨妈！

天旗缓缓倒退着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他拼命地摇头，试图把眼前的景象从自己脑海中驱赶出去。但当他的目光再度落在地面上时，姨妈无言的尸体却依然安静地躺在那里。

这一刻，天旗的世界崩溃了，急怒攻心之下，他眼前一黑，昏死了过去。

再次醒来时，姐姐艾天格正伏在床前泣不成声，柔软的长发遮盖住了此刻被泪水浸没的姣好容颜，极力压抑的呜咽声如刀子般凌迟着艾天旗的心脏。呆坐片刻，天旗突然像疯子一样从床上冲下来，几乎是扑到电话机前。

然而，不等他按下第一个数字键，父亲却一声大喊喝住了他，夺过话筒一把按下。

“爸！你干什么？”艾天旗猛然扭头，满眼的不懈和愤怒，双手不禁颤抖起来，父亲近在咫尺的脸色竟然满是阴鸷。

父亲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一般，阴着脸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“不能报警，绝对不能！”

即使是现在，艾天旗依然还能清晰地记得父亲那日的模样，长这么大他头一次从父亲的脸上看到这样复杂的神情——暴怒、恐慌、哀伤，甚至是绝望……

他从来不知道一向强悍的父亲也会有这样绝望的一面，只是

当时，处于极度激动的状态下，他根本没有心思留意到这些细节，反而如同发泄般冲着跟父亲怒吼一气，似乎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驱赶走心中的痛苦。

天旗无法理解父亲古怪的举动，姨妈是被人害死的，为什么不让自己报警？难道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姨妈死不瞑目？

自那天过后，父子俩就一直没有说过话。

天旗叹了口气，回过神才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到父亲的房间门口，他在门口踟蹰了片刻，最终，还是轻轻推开了门。

父亲没有察觉到他的到来，依然在熟睡当中。

因为姨妈莫名的遇害，他已经很多天没和父亲说过话了，但此时，看着熟睡中也紧皱着眉头，似乎满怀沉重心事的父亲，天旗还是忍不住鼻子发酸，一抹泪水悄然模糊了视线。

从小视若生母的姨妈遇害，让自己一时乱了心神，可是这又怎么能责怪父亲呢？或许是父亲知道了一些内情却不想让自己担心，才选择了藏在心里独自承受。

注视良久，一句“爸，对不起”不自觉地脱口而出，说完，自己也有些不知所措，生怕父亲醒来看见自己此时的不安和愧疚，便连忙转身离开了父亲的房间。

可他没有看到，就在他转身的瞬间，年老的父亲抿了抿干裂的嘴唇，一滴隐忍了许久的泪水顺着眼角的皱纹缓缓滑落……

第二天早上，天旗从楼上下来，看到父亲正坐在餐桌前。

听到楼梯传来的响动，天格从厨房探出小半个身子，“天旗，早饭在桌上，你们先吃，我再煎个鸡蛋。”说完又闪身回去忙活。

拉开椅子坐下，天旗打量了一眼坐在对面的父亲，喉咙耸动了一阵，略有些尴尬和忐忑，但终于还是喊了一声：“爸。”

父亲依然板着脸，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，淡淡地应了一句“吃吧”，只是那微微扬起的嘴角彻底暴露了他的内心。

天格倚在厨房门口，手上端着盘子，却没有马上过去，她只是静静地看着餐桌旁的父子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从这一刻起，横亘在父子之间多日的块垒，便如同阳光下的冰雪一般，迅速消融不见。

父子俩十分默契地没有提及姨妈遇害的事情，这是所有人都无法忘却的伤痛，或许，只能依靠时间来冲淡内心深处的痛楚。

姨妈的后事已经料理完，早饭后，请假多日的天旗回到了学校。

然而在之后的日子里，这些仿若真实的噩梦依然无时无刻不在纠缠着天旗，尤其是最近，甚至连父亲都出现在了天旗的梦境里。

又一次在大汗淋漓中惊醒，天旗面色惨白地坐在床上，回想着之前的梦境，隐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父亲被困在一个奇怪的瓮里，八根藤条从腹腔伸出，诡异地咯吱作响，似乎是一种狰狞的笑意，然后毫不留情地插入父亲的后心，贯穿了整个胸膛！肌肉被轻而易举地撕裂开，露出胸腔内尚在跳动的肝脏，鲜血从伤口中喷涌而出，天旗甚至能感受到血液喷溅到脸上的温热感。然而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在无尽的痛苦中挣扎，想叫却发不出任何声音……

就在他挣扎着想救父亲时，藤条上不知何时冒出无数的血色条虫！那些细小的虫子线儿似的源源不断地顺着藤条钻进父亲的身体里，很快，虫子再也挤不进父亲的身体，从毛孔中又涌了出来，父亲的眼睛已经暴涨得跟姨妈一样，大量的血水从眼眶里不断溢出。

眼见着父亲的脸跟姨妈的死状慢慢重合，艾天旗痛苦地嘶喊着、挣扎着，却无济于事。他竭力想摆脱眼前的一切，可就在这时，他听见了父亲的声音，那个浑身都浸在血中男人嘶哑地喊叫着：“不要回去！不要回去！”

砰的一声，身体感受到地板坚硬的触感，随之而来的是后背剧烈的疼痛，痛感刺激着艾天旗的神经，让他一点点清醒过来。

衣衫一如往常被冷汗浸透，可这一次即便是已经从噩梦中惊醒，内心深处的恐惧却丝毫未减，身体的各处传来彻骨的疼痛，仿佛梦境里的藤条插进的不是父亲的胸口而是自己。他用力地按着胸口，本想驱散心中的恐惧，梦里的场景却渐次清晰起来，仿佛自己身体的下方就是那个无底的黑洞，无法抗拒的引力牵引着他向下坠落……

再一次醒来时，电话正在耳边不厌其烦地震动着。天旗拿起手机一看，屏幕上显示着四个未接来电，都是姐姐打来的。

天旗心里突然咯噔一下，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，连忙接起电话。电话接通了，却没有人说话，只是隐约听到姐姐的啜泣声。

“姐？姐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，你别哭，快告诉我啊！”天旗焦急地喊道，心中的不安迅速扩大。

过了片刻，电话那头却传来准姐夫振枫有些低沉的声音：“天旗，赶紧来医院见你爸爸最后一面吧，你爸爸……你爸爸他出车祸了。”

手机悄然从天旗手中滑落，重重地跌落在地上，隐隐地，还能听到振枫焦急的声音：“天旗，你没事吧？天旗，你说话……”

然而，天旗却对这一切毫无反应，他就这么保持着接听电话的姿势，呆立在原地，仿佛被抽走了灵魂的躯壳，失去了全部的知觉，什么也听不见、什么也看不见。他甚至忘却了自己身处何地，是梦境还是现实，天地间都失去了光亮，只有父亲满是鲜血的脸上那扭曲的诡异表情在眼前不停地晃动……

天旗不记得自己是怎样从宿舍赶到医院的，也不记得是怎样揭起父亲身上的白布……接到振枫电话的那一刻，他就成了一具失魂的躯壳，内心满是难以言述的巨大悲痛，仿佛置身在黑暗的深渊里不住地沉沦，绝望填满了身体的每一条角落，看不到一丝光

明。接踵而至的打击让天旗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的脆弱，对身边发生的一切根本无力抗拒。

接连失去两位至亲，姐姐天格就是再坚强也扛不住了，她瘫坐在那儿，将头埋在自己的胳膊里，在天旗没赶到医院的时候便已经哭得不省人事。

姐弟俩依偎在一起，彼此冰冷的手紧紧握在一起，却感受不到一丝温暖。

父亲的后事是在振枫的奔走下才得以顺利完成。料理完丧事，振枫瞧着行尸走肉般的姐弟俩也束手无策，出了这种事情，他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安慰。

“振枫，你先回去吧……”犹如木偶般呆愣的天格连说话都有些麻木。振枫也有些犹豫，他担心姐弟俩再出什么意外，但是考虑到姐弟俩突逢巨变，需要时间来恢复，他也只能点了点头，便轻握了一下天格的手说：“有事叫我。”

振枫离开后，家里顿时冷清了下来。过了片刻，天格似乎是想起了什么，站起身来，从包里拿出一个古旧的本子递给天旗：“这是爸留下的。”

“爸的遗物？”天旗情绪低落，接过本子时碰到了姐姐的手指，只感觉一阵冰凉，他心底微微叹息，拿着本子茫然地翻看着。

天格在一旁坐下，沉默了片刻，开口道：“我看爸走的时候没带他最心爱的紫砂壶，我怕他……走得不安心……”说着鼻子又是一酸，声音也哽咽起来。

天旗连忙搂过姐姐，轻轻拍着她的背，安慰她。

好一会儿，天格才稍稍平复了自己的情绪，她抬起头来，略有些嘶哑地说道：“这个是在爸的房间找到的。”

她说说着拿过天旗手中的本子，很快就翻到了其中的一页，她指着并将本子递过去给天旗看，目光也变得凝重起来：“你看，这些文

字记载还有简笔画，我总觉得依稀有些印象，仿佛曾经在哪里见过……”

天旗凑在姐姐身边仔细地看，越看越觉不对。“姐！爸怎么会有关于蛊的记录？”他说着不禁念了出来本子上的文字：“蛊中蛊，不畏火枪，最难除灭。无形虫灵……制蛊之法，是将百虫置器密封之，使它们自相残食，经年后，取其独存者，便可为蛊害人。金蚕害人使人深重邪毒，胸腹搅痛，肿胀如瓮，流血而死……”

“胸腹搅痛，肿胀如瓮，流血而死……”他不自觉地又重复了一遍，忽然抬起头来不可置信地看着天格：“姐，为什么这个描述和姨妈的死状一模一样？难道……难道姨妈是被爸害死的？”

“别瞎说！”天格赶紧捂住他的嘴，“你昏了头了，怎么可能是爸，他们可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至亲的亲人！”

“我也不想怀疑爸，可是你怎么解释爸不让我报警的古怪举动？姨妈可是让人害死的！”天旗一把按下姐姐的手，目光中的疑虑更盛，“更何况，在我们身上的谜团还少吗？”

“姐，你知道我们的妈是谁吗？姨妈也好，爸也好，他们说过自己的过去和来历吗？”他仿佛有些神经质了，紧紧拽着天格的手一字一句地说，“从记事起，我们的记忆里就只有这栋房子，小时候应该有的东西却一件也没有看见过……姐，我知道的你也怀疑过，别的孩子都有童年，都有爷爷奶奶，为什么我们没有？”

“尤其是你胳膊上的这道黑印，”艾天旗一把抓住天格的胳膊，将天格拽得生疼，逼着她直视那条黑色的印记，“姐你心里也清楚吧，没有胎记会长成这个样子。”

“够了！不要再说了！”天格打断了有些咄咄逼人的天旗，“无论曾经发生过什么，都已经过去了，他们一定希望我们好好生活。”说完，她站起身，头也不回地朝房门走去。

天旗注视着姐姐的背影，冷冷地质问道：“是！是让我们好好生活，并且永远被噩梦缠绕着，是吗？！”

听到了“噩梦”这两个字，天格像被电击了一样，全身猛地震了一下，她的脚步停住了，回过头来，眼中充满着恐惧，让天旗好似看见了无数次从无尽噩梦中醒来的自己。

“你也不断做噩梦吧，姐姐？”天旗从姐姐那藏不住谎言的清澈眼睛里，更加笃定了自己的想法，“我们是双胞胎，我能感受到你身上的恐惧，那种感觉那么清晰，就跟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一样……你等着，我一定要查出事情的真相！”

2 古盒之谜

又是一夜无眠，屋子里没有开灯，只有清冷的月光从窗外泄入。天旗呆靠着床头，睁着通红的双眼，泪水无声地从眼角滑落。

“姨妈和爸都已经不在了……”良久，他轻叹一声，起身向卫生间走去。

曾经的家已经不复存在，偌大的房子空荡荡的，泛着一股冷清，一如自己内心的失落。

水流声淙淙响起，天旗用双手捧起一汪冰凉的水，胡乱地拍在自己的脸上，彻骨的凉意顿时浸透人体，让沉浸在悲痛中的他稍稍清醒了一些。抬头看着镜中的自己：头发凌乱不堪，脸颊明显消瘦了不少，胡茬又默默地生长了起来，脸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，神情沮丧，眼神空洞，显得十分憔悴。

镜中的这个人，真的就是那个曾经意气飞扬的自己吗？

镜子中映照出来的憔悴模样让天旗有些错愕，自从父亲车祸离世后，他还是第一次在看到自己的状况。“不！我不能再这样颓废下去！”天旗用力甩了甩头，将悲痛从心里甩了出去。

擦干脸上的水迹，他揉了揉有些困顿的脸，打算回屋好好睡一觉，用更好的精神去面对今后的生活。

过道空寂无人，只有天旗的足音在空荡的走廊里回响。就在

这个时候，却听见走廊的尽头，隐隐传来像是有人踩着地板的吱呀声！

这不是自己的声音！还有谁在走动？天旗的心顿时提了起来。

卫生间的对面是自己和姐姐的房间，他侧耳倾听，并没有察觉到房间里有什么异常。天旗的目光越过走廊落在转角上，再过去还有一个房间，是已经过世的姨妈的卧室。

一股寒意从天旗的背后悄然升起，因为他此刻分明清晰地听到，那个异常的响动正是从姨妈的房间里传出来的！

天旗咽了口唾液，强行迫使自己定了定神，尽管心底发寒，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还是拖着僵硬脚步向姨妈的房间缓缓地走去。

或许是家里进了贼？天旗试图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。

虽然在心里这么安慰着自己，然而，每走近一步，他就感到周身的空气又寒冷了一分，咫尺之遥却显得分外漫长。转过拐角，姨妈的房间赫然在眼前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小心翼翼地扒开一条缝隙，侧身向屋内望去……

这一眼，却让他险些瘫坐在地上。只见本该整齐摆放在书架上的书，此时却诡异地在空中上下浮动，而在书架顶上，一个暗黑色的盒子正缓缓地飘向书架的另一个地方。似乎是感觉得到天旗的注视一般，那盒子忽然停了下来，迟疑片刻后又幽灵般飘了过去！

这场景似乎是在哪里见过？

天旗眉头紧锁努力地搜索着记忆，猛然间他顿住了，惊骇地张大了嘴巴，想要嘶喊，却被恐惧堵塞了喉咙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
这不就是姨妈藏东西时候的样子？

小的时候天旗好奇心重，每次姨妈藏东西他都偷偷跟着，姨妈藏东西是总会担心被天旗发现，于是便常停下考虑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。

此刻，尽管房间里空无一人，只有盒子独自漂浮在书架边上。然而，在天旗的眼中，却仿佛已经看到姨妈的身影，她正举着盒子，犹豫着该把它藏在哪儿。

恐惧犹如一只手掌，紧紧地攥住了天旗的心脏，他全身无力瘫坐在地上，不经意间推开了虚掩的房门……

不知何时，房间里悄然多了一个人影。

惨白的月光铺满了整个房间，天旗低头看着地面，却见一道干瘪的身影从房间的地板上一直延伸到自己的脚边！他霍然抬头看去，正看到姨妈睁着血红的眼珠，死死地盯着自己，几根细长的藤条缠绕着她的身体，天旗甚至可以看到藤条上蠕动的细虫，正顺着藤条，蠢蠢欲动爬向自己。

这情景，与梦中父亲遭受折磨的场景，竟然惊人的吻合，仿佛是……仿佛是已经死去的姨妈，用这种方式在自己的梦中报复父亲！

沉重的喘息声在死一般寂静的屋内响起，天旗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恐惧，一声惨叫，手脚并用地向后面爬去。

“天旗？”听到房间里面的响动，天格霍然从床上坐起。一把掀开被子，她甚至都顾不得套上拖鞋，就这么赤足冲到房外，正看到惊慌失措的天旗跌跌撞撞地出现在走廊拐角。

“天旗，你怎么了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别怕，姐姐就在这里。”天格忙过去扶住天旗，柔声宽慰道。

“那，那边！姨妈她，她在房间里……”天旗颤抖着指向对面的房门，面上是难掩的惊惧。他靠在墙壁上，双腿还有些战栗，站不太稳当。

已经过世的姨妈在房间里？

天格有些疑惑，她扶着天旗，扭头给随后赶来的振枫递了一个眼神，示意他过去看看。

这段时间里，振枫担心姐弟俩的状况，经常会留在这边。